

國朝先正事略

冊六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吳槐江宮保事略

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秦尚書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笑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直軍機處尋擢侍讀遷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慶丙辰遷鴻臚少卿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小四品京堂以下

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卽發

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官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

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之職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任章京卽爲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讞閩浙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甚嘆之是年閏六月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宣軍機大臣不得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上曰軍機事日繁傳森吳熊光皆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上曰此豈殿試

耶和珅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
傳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

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授政者有閒矣公在政府
六閱月和珅不便其所爲出爲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

言和珅管理吏戶刑部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愆雖除猾
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逐條更正 睿廟可之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

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勦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
三級辛酉夏擢湖廣總督壬戌春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有以收受沔
陽知州秦泰金兩淮厘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公接

駕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

文敏公百齡已由粵撫蒞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許控文
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許之奏亦至次日 上
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庭言

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氛劇力疾治事而 溫旨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暎咭喇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難頭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防禦咭囉西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爲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旋奉嚴議奪職效力南河已已赴工所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憊懦覆奏遂逮戍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卒未授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又六年癸巳二月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性樸直奏對必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其自楚督調直隸也初入覲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曰督撫率

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可勝防哉未幾

仁宗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公與戴文端董文恭同

召見

上曰此行

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

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州人朕少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

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

仄逼糞船全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

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

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

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

言猶在耳

皇上宜謹佩勿緩時同列皆爲橋舌文端出以語人且曰論語

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後有以文端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公又嘗曰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

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卽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已也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公牒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己非豫撫可弗理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予口糧旣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卽日受詞駢梟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將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

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得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衢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不爲動嗣得賊閒訊之皆閒所爲也乃大服其駐廬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廬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其張弛得宜有定識多類此所著有伊江別錄春明補錄葑溪筆錄皆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多後進所未聞云

錢南園通副事略 曹錫寶 謝振定 武億

公諱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人公謹守其教嘗曰立品必自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適以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改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遣和珅往覈

公意不謂然

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公拜

命出不俟和珅

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
齎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
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卻之知
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 命 上持示國泰私書曰

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甘肅冒賑事發公劾總督畢沅瞻
徇迴護得 旨查辦畢坐削級當是時公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
湖南學政和珅屢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公三秩尋遭艱歸服
闋補主事 高宗知其直更擢爲御史 命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

與阿文成等不和公上疏曰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
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
見卽屬察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
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

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尙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世宗憲皇帝以來及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

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內右門切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

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隨之

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

必遽入於未辨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

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

日和珙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 敕改正疏

入 上聽其言降 詔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 命竟日危坐其閒和

珙益嫌公而 高宗知其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家貧衣裘薄

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和珙之秉政也士有恥趨其門下者已可貴矣

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公一人而已然幸 天子仁明紀綱

猶在和珙雖甚怨惡公不能逐之使去第勞辱之而已 仁宗既親政除隱

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公已前卒不獲稍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

日俾天下得益覩真儒之效豈不惜哉公督學湖南嚴厲不少假借卷必親閱

每試士正襟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凡字畫破體省俗必謹責之然勤於訓

士六年中未嘗褫一諸生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年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者

亦謳頌弗衰也在湖南時歲大旱陸撫軍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

將稱觴聞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挺藕

數斤巡撫懼而止公眉稜聳峭朝列皆畏憚之其實虛懷樂善出於至誠詩文

蒼鬱勁厚得古意書法逼平原嘗與酣畫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以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山縣知縣武君億

曹君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丁巳舉進士選庶吉士憂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鬪毆事罷吏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敘以司業用 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 旨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

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詢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皆咋舌一二有心人仰屋竊嘆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鑄三秩 特旨改革職留任逾年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仁宗親政六

日和珅下獄尋

賜死某卿洊擢總憲矣即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

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

詔曰當和珅勢燄薰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

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抄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照加贈官階廕其子於是天下士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嘆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謝君振定字一之號薌泉湖南湘鄉人負經世才尙氣節能爲古文乾隆庚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戊申典江南鄉試巡視南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濟疏建風神廟嗣是渡江風輒順京口人呼謝公風嘉慶元年巡視東城有乘違制車彪彪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勢橫甚君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 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天下四年和珅敗 特旨以主事起用應 詔陳言卽條上時務數事議論嶽嶽不苟同尋遷禮部員外郎典陝西鄉試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釐剔叢弊勞瘁卒官嘗慨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古文者輒手寫之思欲網

羅當代文章都爲一集未就所自著曰知恥堂集

武君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郎中君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衆持兵刃橫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酣恣君聞卽捕之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曹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謁大府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珅實總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

仁宗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置和珅於理詔各舉所知大

臣交薦君 敕吏部調取引見時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旨也而君先
一月卒矣君任博山及去官才七月而多惠政勸民節儉勸范泉書院親課士
訓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餽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
門乃具狀請旌附郭佛寺多女尼除老弱廢疾外悉遣嫁之決辭無留獄禱雨
立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既罷官累主郡邑書
院所至以學行造士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授堂劄記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卒年五十
有五君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及通鑑皆能闇誦酷嗜金石文字性善哭館
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彘
肩二雞一鷺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
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歸偕飲天橋酒樓
遇君招之入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清門侍衛率尙醫馳

傳問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遺疏垂淚悼惜

賞還協辦大學士遣侍郎博

啓圖偕公弟學士桂齡往治喪靈櫬入城遣

皇子卽家賜奠禮臣議優卹

予祭葬謚文敏公之才猷事功見於

龍翰褒答者一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

臣一則曰鍾上蘭之秀氣生申甫之良才煌煌乎彰信

國史榮矣備矣伊古

儒臣所罕觀也公諱百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

黃旗漢軍父法良乾隆甲子舉人官陳州知府公生時大父夢偉丈夫持權衡

入室覺而公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幼穎異長益奮於學乾隆壬辰成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充四庫館提調丁酉分校順天試甫出闈

簡授山西學政還

朝改御史丁父憂壬子補原官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聞列而膺是

命

公之承異數自此始尋丁母憂嘉慶三年再補奉天承己未調順天兼署府尹

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遷貴州布政使壬戌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

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

賜孔雀翎調廣東巡

撫緝獲洋盜四百餘名公撫粵多惠政而嚴禁班館重懲蠹役一節尤得民心及去任士民遮道留肩輿不得發至夜乘馬乃出城甲子擢湖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擒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席莅楚三月以撫粵時失察家人事落職按驗議遣戍伊犁 上悉察而原之 命來京効力史館丙寅

命馳赴福建總理軍糧事竣 賞六品頂戴補汀漳龍道丁卯遷江蘇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擢兩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益深信公益篤而

倚畀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奏撤沿海商船嚴禁消賊濟水諸弊籌饋餉練水師懲貪去懦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遏盜輒擊之沈海羣魁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衷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蔽天日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睢盱膽落詫爲天人皆